劉克莊的梅花詩與梅花詞

侯體健

梅意象早在先秦時期便已進入中國文學作品，《尚書》所謂“若作和羹，爾惟鹽梅”，《詩經》所謂“標有梅，其實七兮”等，雖然意不在梅，而且這裏的梅也非指梅花，但就其字面源頭來說則此為其發軔之處。梅花意象大量進入詩歌並蔚為大觀已是宋代的事，周必大《二老堂詩話》引陳從古《梅花詩自序》談梅花入詩之事云：

在漢晉未之或聞，自宋鮑照以下僅得十七人，共二十一首。唐詩人最盛，杜少陵纔二首，白樂天四首，元微之、韓退之、柳子厚、劉夢得、杜牧之各一首，自餘不過一二，如李翰林、韋蘇州、孟東野、皮日休諸人，則又寂無一篇。至本朝方盛行。

據今人程傑先生統計，有宋一代詩歌中“梅花題材之作（含梅畫及梅花林景題詠）4700多首……詠梅詞（含相關題材之作）1120多首……現存宋代詠梅詩詞……是宋以前詠梅總數的50倍”^[1]。宋代文人對梅花品格的塑造起到了至為關鍵的作用，關於這一點程傑先生專著《宋代詠梅文學研究》有諸多較為詳細的論證，另外李炳海先生也有一些自己的見解^[2]，此處不再贅述。宋代文人詠梅文學十分繁盛，從文壇領袖到三家村秀才無一不對梅花傾心相顧，而在宋季三百餘年出現的詠梅人物中，因詠梅而改變人生軌跡、由“梅花詩”而發展成“梅花案”並因此沉浮宦海者，首推劉克莊。

關於劉克莊所涉的“梅花詩案”，在史料中有三則較早的可信材料：一是羅大經《鶴林玉露》乙編四“詩禍”條；一是周密《齊東野語》一六“詩道否泰”條；一是方回《瀛奎律髓》二十劉克莊《落梅》詩下注。雖三則材料略有出入，但寶慶三年（1227）前後劉克莊因“東風謬掌花權柄，卻忌孤高不主張”之句觸犯當權而閑廢近十年則是不爭的史實^[3]。詩案結束之後，劉克莊不無悲淒地吟道：“夢得因桃數左遷，長源爲柳竹當權。幸然不識桃並柳，卻被梅花累十年”（卷一〇《病後訪梅九絕》之一）^[4]，道盡了滿肚子的苦水。由於一場因梅花詩而起的政治災難，劉克莊對梅花的感情也略有改變，他在《楊補之墨梅》^[5]（《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九九）一文中說：“予少時有《落梅》詩爲李定、舒亶輩箋注，幾陷罪罟。後見梅花輒怕，見畫梅花亦怕，然不能不爲補之作跋。小兒觀讎又愛又怕，予於梅花亦然。”由這段話並結合劉克莊自身的文學創作來看，我們與其相信劉克莊因梅花案而冷落梅花，不如相信他因梅花案而與梅花結下了更深的因緣。對梅花“又愛又怕”的情感表現在他的文學創作中便是大量地用各種形式抒寫梅花。

由於學界對劉克莊個人研究之不足，所以劉克莊筆下的梅花也因此沒有得到深入研究。雖然前文提到的程傑先生與李炳海先生在談及宋代詠梅作品時都稍涉劉克莊，但只是一筆帶過而已，而關注劉克莊本人的研究者則更多地關注他的詩論與詞作。對劉克莊筆下的梅花稍微有所探討的是王述堯先生的博士論文《劉克莊研究》，他在該文第三章第三節中對劉克莊筆下的梅花作了十分粗略的、更多偏向描述性質的研究，但依舊顯得粗糙和不足。^[6]本文擬從劉克莊梅花詩與梅花詞相互參照的角度來揭示劉克莊筆下梅花的形式分布與基本狀況、表現手法與意義流變、歷史地位與詩學評價等，並試圖通過以上分析從微觀上關照劉克莊的詩詞創作筆法和詩詞對同一題材的不同處理方法，以略陳己見，就教方家。

一、基本狀況與形式分布

據統計，劉克莊現存梅花詩九十六首並殘句一句（不含梅畫及相關題材）^[7]。這些詩中除《未開梅》^[8]一首著作權還存在疑問外，餘者均無問題。這九十六首詠梅詩分別是：《憶真州梅園》（卷三）一首、《落梅》（卷三）二首、《和方孚若瀑上種梅五首》（卷五）、《再和五首》（卷五）、《道傍梅花》（卷六）一首、《梅花五首》（卷七）、《留山間種蓺十絕》之一（卷九）一首、《病後訪梅九絕》（卷一〇）、《梅花十絕答石塘二林》及十疊（卷一七）六十二首並一殘句（因流傳之故脫去四疊詩三首、五至七疊三十首、八疊前四首）、《梅花一首》（卷二四）、《溪庵種蓺六言八首》之六（卷二九）一首、《梅開五言一首》（卷四六）、《未開梅》（卷四九）一首、《梅花》（卷四九）一首。這些詩從體裁形式上看，包括七言律詩十五首、五言律詩二首、七言絕句七十八首、五言絕句一首、六言絕句一首，也就是說劉克莊的梅花詩是以七言絕句為主體的；從內容來看，它們涉及到種梅、賞梅、訪梅以及梅花詩唱和；從梅花的狀態來看，有含苞未放的梅花、有剛剛盛開的梅花、有凋謝的梅花；從梅花的地點來看，有路邊的梅花、有屋邊的梅花、有水邊的梅花、有月下的梅花、有山間的梅花等等。應該說，在劉克莊的詩歌中，他對梅花的描寫是多角度多方位的，採用的手段也多種多樣，基本反映出了梅花意象在他詩歌創作中的重要地位。

這九十六首詠梅詩中，至少前十九首（即《憶真州梅園》、《落梅》、《和方孚若瀑上種梅五首》、《再和五首》、《道傍梅花》、《梅花五首》、《留山間種蓺十絕》）是“梅花詩案”之前的作品，中間七十五首為“梅花詩案”之後的作品，最後兩首（即《未開梅》、《梅花》）時間難以確定。可見劉克莊詠梅詩的主體是“梅花詩案”之後的作品。而這其間的《梅花十絕答石塘二林》及十疊（他在唱酬中稱作《梅百

詠》或《百梅詩》則更是值得注意。這十疊《梅百詠》本是與其內姪林同、林合的唱和之作，但是在他當時的交遊圈中引起了一場十分大的詠梅熱潮，他後來回憶說“余二十年前有百梅絕句，和者甚眾，或縉紳先生，或江湖社友，體制各異。出而用世者，其言瀏麗。處而求志者，其言高雅”（卷九十八《徐貢士百梅詩》）。這一詠梅事件在劉克莊的文學創作中引出了一系列的連鎖反應，詩歌中如《諸人頗有和余百梅詩者各賦一首》（卷二十）、《林知錄和余梅百詠》（卷二五）、《總管徐侯汝乙和余梅百詠輒課七言一章以答來貺》（卷三七）；文章中如所序《徐貢士百梅詩》（卷九十八）、《黃戶曹梅詩》（卷一百零八）、《魏司理定清梅百詠》（卷一百零九）等可以說都是《梅百詠》的副產品。更讓人意想不到的是與劉克莊相距千里的江咨龍居然對《梅百詠》“逐句逐字，箋其所本”（卷一百一十《江咨龍注梅百詠》），可見劉克莊掀起的這場詠梅高潮波及之深廣了。王述堯先生在其博士論文中評價《梅百詠》說：

後村的《梅花百詠》可視為南宋後期詠梅詩的集大成之作。後村不但掀起了一輪詠梅文學的新高潮，而且更重要的是，後村對南宋詠梅詩的審美理念進行了全面的總結和概括，為宋代的詠梅文學畫上了一個完美的句號。^[9]

雖然他所謂的“為宋代的詠梅文學畫上了一個完美的句號”的結論下得有些武斷，但劉克莊《梅百詠》的影響的確很大，不僅在其個人文學創作中，也在當時的江湖清士中留下了極為深刻的痕跡。

與大規模引梅入詩不同，梅花在劉克莊的詞中要顯得寂寞許多。據筆者統計，劉克莊直接寫梅花的詞作只有七闕，它們分別是《沁園春（夢中作梅詞）》、《漢宮春（秘書弟家賞紅梅）》、再和前韻、三和、四和、《長相思（惜梅）》（以上作品在《後村詞箋注》中均在卷三）、《賀新郎（宋庵訪梅）》（以上在卷四）。雖然相對梅花詩來說，

梅花詞的數量十分有限，但就劉克莊詞中直接抒寫花卉的作品來看，梅花詞依然名列前茅，而且這七闋詞從形式來看有小令，有長調，也有組詞；從內容來看有夢梅、賞梅、惜梅、訪梅；從梅花的狀態來看，有初開之梅、有盛開之梅、也有凋謝之梅。梅花詞數量雖少，質量卻不錯。有學者對《漢宮春（秘書弟家賞紅梅）》組詞四闋評價道：“四首詞各有側重點，而又以梅之開謝為序，構成一個整體。後村好寫組詞，但往往有累贅之嫌，這組詠梅詞尚無此弊。”^[10]可謂中肯。這七闋詞目前尚未能確定其具體創作時間，但根據“烏臺舊案累汝，牽惹隨司”（《漢宮春》三和）、“老子平生無他過，為梅花、受取風流罪”（《賀新郎（宋庵訪梅）》）兩句我們可以基本斷定《漢宮春》組詞與《賀新郎（宋庵訪梅）》等五闋是詩案之後所作，而餘者則極可能是詩案之前的作品。

以上是對劉克莊梅花詩與梅花詞基本情況的描述，統而觀之，若仍以“梅花詩案”為分界線，詩案之前劉克莊共有梅花詩詞至多二十三首，詩案之後共有梅花詩詞至少有八十首，也就是說劉克莊在詩案之後的梅花詩詞是詩案之前的梅花詩詞的近四倍。那麼，劉克莊筆下的梅花在詩案前後有何異同，從梅花意象的微妙變化中我們窺見的劉克莊人生經歷與文學創作之間關係如何？或者在同一時期裏詩歌中的梅花與詞中的梅花又有何異同，他的詩歌創作與詞的創作關係又是如何？這些都是饒有興味的話題。

二、表現手法與意義流變

章居安在他的《梅磻詩話》卷下記有這樣一段話：

梅格高韻勝，詩人見之吟詠多矣。自和靖“香影”一聯為古今絕唱，詩家多推尊之。其後東坡次少游“槁”字韻及謫羅浮時賦古詩三篇，運意琢句，造微入妙，極其形容之工，真可企

嫩孤山。以此見騷人詠物，愈出而愈奇也。

南渡後，朱文公追和坡韻，世多誦之。近世陸放翁《雪後尋梅》詩云：“幽香淡淡影疏疏，雪虐風饑亦自如。自是花中巢許輩，人間富貴不關渠。”意高語爽，真不苟作。魏鶴山《雪後觀梅》詩云：“遠鐘入枕遞新晴，衾鐵稜稜睡不成。起傍梅花讀《周易》，一窗明月四簷聲。”後兩句寄興高遠，人所傳誦。

他在這段話中比較粗線條地描述了宋代詠梅詩歌的發展歷程，而這段話給我們最大的啟示是：詠梅詩詞實際上存在兩種寫法，抽象出來大體可以歸納為北宋的“造微入妙，形容極工”和南宋的“意高語爽，寄興高遠”，“造微入妙”因梅花形色之美，即所謂“韻勝”；“寄興高遠”因梅花品格之高，即所謂“格高”。這兩者均能表現梅之特性。換言之，詠梅可以是描寫其清素雅澹之色、清新芬芳之香、疏瘦枯淡之形，從而表現梅之韻味百般；也可以是抒寫其野逸孤寂之趣、凌寒獨放之品、超然傲世之神，從而讚美梅之出塵脫俗。前者常常以觀者的身份寫梅，所以寫得好便是“無我之境”；後者常常將己意摻雜寫梅之中，所以多半乃“有我之境”。北宋詩人沒有亡國之迫，故常能超脫觀梅賞梅，因而有“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之美景；南宋詩人經歷家國變幻，往往寫梅之中透有幾分隱曲寄託，故有“自是花中巢許輩，人間富貴不關渠”之議論。

以這兩種寫法作為標準來看，劉克莊梅花詩詞的主流乃是“意高語爽，寄興高遠”之作。如：

與梅交絕幾星霜，瞥見南枝喜欲狂。便欲佩壺攜鐵笛，為花痛飲百千場。（《病後訪梅九絕》之六）

漢魏諸賢韻已卑，六朝人物復何為。平生老子羞由徑，不識蟲兒與玉兒。（《梅花十絕答石塘二林》二疊）

脂粉形容總未然，高標端可配先賢。不陪嚴子羊裘後，即

傍王郎塵尾邊。(三疊)

這幾首都沒有描寫梅花的語言，寫事而不造物，評論而不抒情，這樣一種風格固然是宋詩的一般特色，但在詠梅詩中則與北宋諸作不在一路。在詞中同樣存在這樣一種傾向，只是較詩中稍為隱澀些：

天造梅花，有許孤高，有許芬芳。似湘娥凝望，斂君山黛，明妃遠嫁，作漢宮妝。冷豔誰知，素標難襲，又似夷齊餓首陽。幽雅意，縱寫之嫌楮，未得毫芒。（《沁園春（夢中作梅詞）》上闕）

這裏用了一連串的比喻來寫梅的孤高，然後落筆在“幽雅意”上，於梅花之形象實無多少涉及。然而，雖然其主流是這樣一種寫意之作，但劉克莊筆下梅花也嘗有風姿萬千之態，如寫落梅之飄然紛紛：“飄如遷客來過嶺，墜似騷人去赴湘。亂點莓苔多莫數，偶黏衣袖久猶香。”（《落梅》之一中間兩聯）又有：“枝疎似被金刀剪，片細疑經玉杵殘。”（《落梅》之二頸聯）形象而富於動感；又如寫梅花所處之幽寂：“素芳林下超群匹，繁蘂枝頭巧迭雙。隴月照時霜剪剪，澗風吹處水淙淙。”（《和方孚若瀑上種梅五首》之二中間兩聯）又有：“雪疎雪密花添伴，溪淺溪深樹寫真。三弄笛聲風過耳，一枝筇影月隨身。”（《梅花》中間兩聯）清遠沖淡，韻味十足。再如寫初開梅花之素雅高潔：“青女初晴，向醜梢枯幹，幻出妍姿。休煩苑吏翦綵，別有神司。東皇太乙，敕瑤姬、淡傅胭脂。還似得、華清湯暖，薄綃半卸冰肌。”（《漢宮春（秘書弟家賞紅梅）》上闕）比喻恰當，語諧幽默。凡斯種種，似乎又足抵“造微入妙，形容極工”八字。

但是，從以上的分析中我們不難發現，“造微入妙”之作多半乃“梅花詩案”之前的作品，而“梅花詩案”之後的作品則往往“意高語

爽”。出現這種狀況的原因一方面自然是因爲劉克莊的詩風在前後期本來就有所不同，但更爲主要的原因在筆者看來恐怕還是因爲梅花意象經過詩案之後在劉克莊的心目中發生了改變。詩案之前，劉克莊筆下的梅花，更多的是隨宋代詠梅潮流而作，不管是將其比作美人也好，或者是喻爲高士也罷，它表現在詩詞中總是一個“他者”，作者的主體性並不顯現，對於“他者”，作者只給出一種觀察的眼光，或者作出相當的評價，詩歌表現力也就如此而已。如：

瀑映梅華何所似，蚌胎蟾彩浴寒江。夢回東閣頻牽興，吟到西湖始樹降。雪屋戀香開紙帳，月窗憐影掩書缸。若將漢晉間人比，不是淵明即老龐。（《和方孚若瀑上種梅五首》之三）

第一聯描寫瀑布前面盛開的梅花，並用比喻；頷聯由梅花而用杜甫“東閣官梅動詩興”與林逋之典；頸聯轉而寫惜梅之情狀；最後用龐德公與陶淵明的品行來讚譽梅花。在這首詩中間作者並不活躍其中，若勉強將頸聯說成是作者憐梅吧，那也只是憐梅而已，梅花與作者之間並沒有一種默契與靈犀。因爲沒有默契，所以只是用冷靜的筆墨去“運意琢句，造微入妙”。但在詩案之後的梅花詩詞中，劉克莊總是把梅花寫得與自己血脈相連，榮辱與共，梅花不再是“他者”，詩人看到梅花似乎就看到了自己。在詩案之後的第一組梅花詩《病後訪梅九絕》中這種情感表現得尤爲熱烈，且不說那“卻被梅花累十年”（之一）的悲歎，也不說那“瞥見南枝喜欲狂”的欣喜、“爲花痛飲千百場”（之六）的豪邁，單那所謂“後來誰判梅花案，斷自孤山迄後村”的自信，便絕非詩案之前可能出現的。而其他作品中，諸如“林間翠羽偷相語，可是梅花累此翁”（《梅花十絕答石塘二林》之四）、“只願玉關烽燧息，老身長作看花人”（二疊之四）、“後

村老子無聲畫，壓倒花光與補之”(三疊之九)、“平生恨歐九，極口說姚黃”(《梅花一首》)等等，或談諧、或自負、或承諾、或憤懣，種種語言都因梅花而起，寫極自己與梅花如何也割捨不去的那份情誼。梅花不再僅僅是高士的象徵，讚揚梅花也不僅僅是因為向往隱逸高士，而是因為梅花與詩人一起曾經滄海變幻。如果說詩案之前劉克莊對於梅花像是對待一位極其尊敬的熟人，那麼詩案之後梅花已然是劉克莊無以替換的塵世知己了。在這樣一種情感支配之下，作者已借助詩歌深入梅花之魂，所以寫出來的梅花詩詞“意高語爽，寄興高遠”也就不足為奇了。

詩案之前，劉克莊曾在一首寫海棠的詩中道：“梅太寒酸蘭太清，海棠方可入丹青”(卷八《熊主簿示梅花十絕詩至梅花已過因觀海棠輒次其韻》之五)，詩案之後他在詩中卻寫道：“唐人未識花高致，苦欲為渠聘海棠。”一場因梅花而起的政治磨難之後，劉克莊不但在對梅花的感情上由淺而深，在對梅花的態度上也發生了很大轉變。人生經歷對於文學創作具有如此大的影響力，由此可見一斑。

以上是從人生經歷、意象內蘊及文學風格之關係來探討劉克莊筆下的梅花。而從詩詞分體與意象表現之角度來看，劉克莊筆下的梅花也各具特色。

劉克莊是江湖詩人的領袖，同時也是辛派詞人的後勁，他在詩與詞兩個領域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績。梅花在他的詩詞中也都有極其出色的抒寫，但是由於詩詞之體，各有所長，所以梅花的表現手法也因體之不同而各有所異。大體而言，詞中寫梅偏於體物，而詩中寫梅則偏於言志。詞中之梅因體物而略顯幾分拘謹，所以詞與梅之間缺乏交流，判然二者；詩中之梅因言志而頗呈幾分疏宕，故而詩與梅之間互相激蕩，渾然一體。下面試析之(為便於說明問題，所用之例子均為其詩案後之作品)。

首先，從體物與言志的角度來檢討。劉克莊的梅花詞七闋中，

僅一闋爲小令，餘者均爲長調。由於長調字數比較多，所以它利於鋪排寫梅，雖然我們前文說他的某些詞也有“寄興高遠”之味，但這種寄興往往是從筆法的賦化之中寫出。如：

牆角殘紅，恍徐娘雖老，尚有豐姿。紛綸絳節導從，不要街司。隨波萬點，似阿房、漂出殘脂。休懊惱，丹鉛褪盡，本來冰雪為肌。老子平生心鐵，被色香牽動，愁上雙眉。且祝東風小緩，瀝酒芒兒。道伊解凍，甚潘郎、鬢雪難吹。猶憶侍，鈞天廣宴，萬紅舞袖披披。（《漢宮春》四和）

這是一首寫凋謝梅花之詞，上片用很濃重的筆墨描寫落梅片片，或以徐娘風姿喻之，或以阿房宮之胭脂喻之，又以姑射仙子冰雪之肌襯之，極寫梅花凋謝之美。下片承上片之讚譽，再宕開一筆，極寫愛梅惜梅之情。這裏寫梅乃傳統詠物筆法，雖不能說它是“造微入妙”，但也算篇章布局安排穩妥了。然而，他的梅花詩中沒有用長於鋪敘的歌行體寫梅，而以短小的絕句寫梅最多。絕句之體，短小精悍，長於抒寫思想短暫間碰撞之火花。劉克莊見到梅花實在有太多話要說，或者是自身之感懷，或者是對梅花之憐愛，這些情感以絕句出之往往點到爲止，而給人“寄興高遠”之感。如“和靖林間歎嗽時，一邊覓句一邊飢。而今始會天公意，不惜功名只惜詩”。（《病後訪梅九絕》之四）與其說他在寫梅花，不如說他在寫自己，這樣的例子在他的詩中俯仰可拾，這裏就不一一列舉了。劉克莊筆下的梅因詞之體物與詩之言志截然而別。

其次，從詩詞與梅花的關係來檢討。或許因爲劉克莊經歷的是梅花“詩”案，而非梅花“詞”案，所以梅在劉克莊筆下跟詩的關係比跟詞的關係要緊密的多。例如：

自是君詩無警策，梅花窮殺幾人來。（《病後訪梅九絕》之

七)

可憐鐵漢今衰颯，榑柚爐邊自鍛詩。（《梅花十絕答石塘二林》之一）

無梅詩興闌珊了，無雪梅花冷淡休。（同上，之三）

江南氣候閩尤暖，只用詩催也自開。（同上，之六）

懸知千載難湔洗，留下沉香結綺詩。（二疊，之五）

獠奴竊笑翁迂闊，因斲梅詩忘午炊。（同上，之九）

老對梅花無意味，欠詩欠笛欠花翁。（同上，之十）

這些詩中，直接將梅花與作詩聯繫起來，沒有梅花好像便没法作詩了，而若沒有詩歌即便面對梅花也了無興趣。這固然因為劉克莊與梅花之間有着一段銘心之情，但梅花與詩之間的關係如此緊密卻是那個時代的共同認識，只是在劉克莊這裏表現的最為突出罷了。如張端義《貴耳集》卷中云：“詩句中有梅花二字，便覺有清意。”姚勉在《梅澗吟稿序》中說：“求詩於詩，不若求詩於梅。”（《雪坡集》卷三十七）韋居安《梅磳詩話》卷中也有這樣一段記載：“杜小山嘗問句法於趙紫芝，答之云：但能飽吃梅花數斗，胸次玲瓏，自能作詩。”這些話雖然有些誇張，而當時之風尚則一目了然矣。這樣一種詩梅互動的關係，在詞中是絕少看到的。詞中寫梅，寫了便寫了，詞中之梅並沒有走進詞人的生活。由於梅花在劉克莊這裏已然與自身生活融在一起了，而劉克莊在生活中更多地表現出來的是作為詩人的士人，不是作為詞人的騷客。詩是劉克莊的生存方式，而詞可以不是，比如梅花詩中多的是交遊之間的贈答唱和，而梅花詞中則沒有。所以諸如詩中之梅遠遠多於詞中之梅、梅在詩中比在詞中承載更多的社會責任與個性抒發、詩與梅之關係遠遠親密於詞與梅之關係，這一切現象都因詩人對詩體與詞體不同的社會定位而顯得順理成章。

總而言之，劉克莊的梅花詩詞若以“梅花詩案”為分界，則之前

的多是“造微入妙”之作，之後多是“寄興高遠”之作；若以詩詞之體爲分界，則詞中多用“造微入妙”之手法，詩中多含“寄興高遠”之意味。換言之，劉克莊筆下的梅花從縱向來看，詩案之後的比詩案之前的更飽含個人情感；從橫向來看，詩歌中的比詞調中的更貼近詩人內心。然而，這一百餘首梅花詩詞所獲得的社會評價是否與劉克莊所傾注的醇厚情感相稱呢？這恐怕還是個問題。

三、歷史地位與詩學評價

一般來說，宋人詠梅成就頗爲可觀，但是在這個問題的評價上也存在另外一種聲音。楊慎就曾經針對宋人詠梅說過極爲刻薄的話，其云：“《梅花》詩被宋人作壞，令人見梅枝條可憎，而香影無味。”（《升庵詩話》卷一）他認爲宋人批量生產梅花詩詞，乃是侮辱了梅花。其實這種觀點在劉克莊那裏就已經有所表達了。劉克莊在《陳邁高梅詩》（卷一百零九）一文中說：

自昔詠梅者少，六朝惟何遜揚州、陸凱庾嶺之作傳於世。至本朝孤山處士“暗香”、“疏影”之句擅名至今。此二三君子，或才思清麗足以譽梅，或人物高勝足以重梅，又首為詩家破天荒，如優鉢曇花曠劫一見，所以可貴。其後舉世皆詠梅，無論山林之士，雖市朝之人，莫不有作，累數千百篇，而不敢望前賢之一聯半句，於是不足以譽梅、重梅，而反以褻梅、輕梅矣。余往賦百絕先犯此戒，和者二十餘家，仙溪陳先輩最後和，而押韻用事新新無窮。君妙年，有場屋之債，宜且參取王沂公兩句，未可作此冷淡生活。

貪多務博，率性而作，對梅花感情無多而作品氾濫，這樣一種風氣致使宋代詠梅文學出現了“泡沫文學”，劉克莊對這樣一種現象給

予了毫不客氣的批評，委婉奉勸後輩不要再這樣作梅花詩了，同時他也進行了自我檢討。雖然我們說劉克莊的《梅百詠》中有許多飽含情感的作品，但既是疊詩，便也有貪多務博之嫌，其中濫竽充數的作品也並非沒有，如：

東鄰安得如渠白，西域何曾有許香。蘇二聰明真道着，杏花恐不敢承當。（《梅花十絕答石塘二林》之二）

唐時才子總能詩，張祐輕狂李益癡。管甚三姨偷玉笛，誑他小玉寫烏絲。（三疊之一）

諸如此類，這些詩未曾貫注自己的情感在其中，而且也沒有寫出梅花之形神，只是插科打諢般用地用歷史上與梅花有關的典故湊了幾句，實無多大意思。而於詩歌技法來看，用事冗塞，語言鄙俗，也無多少可取者。當然，一百首作品之中出現這樣的情況也是可以理解的，韋居安所謂“後村又有《百花絕句》，和者二十餘家，信乎風月之無盡藏也”（《梅磶詩話》卷下）。這樣的評價，劉克莊的《梅百詠》詩也還能夠承擔得起。

在詩詞評論界，有月旦品評之風，對於梅花題材的詩詞，人們也是津津樂道於排出第一、第二來：

詩之賦梅，惟和靖一聯而已。世非無詩，不能與之齊驅耳。詞之賦梅，惟姜白石《暗香》、《疏影》二曲，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自立新意，真為絕唱。（張炎《詞源·雜論》）

古今梅詞，以坡仙“綠毛幺鳳”為第一。（楊慎《詞品》卷二）

從上面材料可以看出，劉克莊的梅花詩詞與寫梅出名的林逋、蘇軾、姜夔等比較似乎並不入方家法眼。但是這樣的評論都具有十

足的主觀意味，各自的評價體系不一樣，自然就有不一樣的結果。而且他們並未給出評價標準如何，所以往往難以說服不同觀點。倒是李調元在《雨村詞話》卷二中給出了比較明晰的標準評價梅花詩詞，其云：

各家梅花詞不下千闕，然皆互用梅花故事綴成，獨晁無咎補之不持寸鐵，別開生面，當為梅花第一詞。《鹽角兒》云：“開時似雪。謝時似雪。花中奇絕。香非在蕊，香非在萼，骨中香徹。占溪風，留溪月。堪羞損、山桃如血。直饒更、疏疏淡淡，終有一般情別。”

若以“不持寸鐵”為標準來衡量梅花詞，劉克莊的一闕《長相思（惜梅）》實可與之頡頏。劉詞如下：

寒相催，暖相催，催了開時催謝時，丁寧花放遲。角聲吹，
笛聲吹，吹了南枝吹北枝，明朝成雪飛。

這首詞有別於劉克莊其他任何梅花詩詞，寫得清新玲瓏，不用典，不寫事，並將惜梅之情十分含蓄蘊藉地表達出來，而且意味無窮。俞陛雲先生評此詞說：“詞為惜花，而殊有悟境。”^{〔1〕}洵為的論。

劉克莊在《梅百詠》後自注中稱讚李伯玉的梅花詩“下字清新，用事精切，音節流麗”，而這三處優點在他自己的梅花詩詞中均有突出表現：“下字清新”者如“雪疎雪密花添伴，溪淺溪深樹寫真”之聯、“用事精切”者如“夢得因桃數左遷，長源為柳忤當權”之聯、“音節流麗”者如“寒相催，暖相催，催了開時催謝時，丁寧花放遲”之句等等。因而不光是從劉克莊詩詞所承載的情感厚重感來說，還是從詩詞創作技巧所達到的流轉風格來說，劉克莊的梅花詩詞在他的整個詩詞創作中都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方回《瀛奎律髓》卷十

六說：“後村詩其病有三，曰巧、曰冗、曰俗。”這三點從劉克莊的整體風格來說並沒錯，然其梅花詩詞卻沖出了這種評價藩籬，由其對仗之精切來看，梅花詩詞巧而能通達；由其反復疊唱而成《梅百詠》來看，冗而不顯拖沓。至於“俗”這點，由於所詠的梅花本來就是因其脫俗而備受宋代文人推崇，所以這點幾乎不見於劉克莊的梅花詩詞，因而可以說劉克莊梅花詩詞達到了形式表達與內容趣味的統一。

綜上所述，雖然從整個詠梅文學之長河來看，劉克莊的梅花詩詞並沒有舉足輕重之地位，但是就其個人文學創作來看，他的梅花詩詞所達到的藝術水平與創作水準則在其總體平均水平之上，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

注釋：

[1]參程傑《宋代詠梅文學研究》，安徽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17頁。

[2]參李炳海《淨土法門盛而梅花尊——宋代梅花詩及其與佛教的因緣》，《東北師大學報（哲社版）》，1995年第4期。

[3]這三條材料之間的辯證，可參看程章燦《劉克莊年譜》，貴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9—102頁。據程先生考辨，劉克莊因此閑廢八年，紹定六年（1233）冬起復。

[4]由於劉克莊《後村先生大全集》尚未整理出版，而《四部叢刊》本《後村先生大全集》“遠非精善”（祝尚書語，見《宋人別集敘錄》卷二十六，中華書局，1999年版），故本文所引劉克莊詩文詞，詩的部分據《全宋詩·劉克莊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詞的部分據錢仲聯《後村詞箋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而文的部分則仍依《四部叢刊》本。下文同，不再出注。

[5]疑“揚”當作“揚”，然無版本可依，暫仍其舊。

[6]王述堯《劉克莊研究》，復旦大學中文系博士學位論文，指導老師王水照先生，2004年4月提交答辯。《阜陽師範學院學報（社科版）》2004年第3期曾刊登之王述堯《略論後村的詠梅詩及其他》一文，乃據此改寫。

[7]程傑統計劉克莊詠梅詩137首（見《宋代詠梅文學研究》，安徽文藝出版社，2002年，第24頁），不知其所據為何，疑誤計因《梅百詠》而引起之唱和，諸如《諸人頗有和余百梅詩者各賦一首》者。王述堯因襲其論。又《全宋詩·劉克莊卷》卷四九所輯《梅花》詩三首，乃陸游之作，《全宋詩》誤收。

〔8〕該詩收入《全宋詩·劉克莊卷》卷四九，所據為《分門纂類唐宋時賢千家詩》。同時該詩又收入《全宋詩·嚴粲卷》，所據為《中興群公吟稿》戊集卷七。因無證可查，該詩作者難定，此處暫算劉克莊之作。

〔9〕王述堯《劉克莊研究》，第 46—47 頁。

〔10〕歐陽代發等《劉克莊詞新釋輯評》，中國書店，2001 年版，第 327 頁。

〔11〕俞陸雲《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版，第 472 頁。

作者單位：復旦大學中文系